乡愁密码

把星星藏在心里

●何金寿

我从小就爱看星星。那个时候，清朗的夜空中，满屏都是星星。

关于星星的记忆，印象最深的是两段看星星的日子。一段是初二的暑假，我找了一份暑期工：铸铁锅。铸锅厂在将乐县龟山桥北岸，龙池溪旁，厂长交代了规矩：上班时间是晚上七点到次日凌晨五点。在铸锅厂干活，必须穿长袖子的厚衣服，长裤腿的厚裤子，脚穿解放鞋。当天晚上，我按时来到厂里，开始了铸锅生涯。厂房里有一个一米多高的火炉，有一些铁锅的模型，还有就是成堆的废铁和满地的煤渣。我的工作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，把铁水从火炉边挑到模型边，装铁水和倒铁水则由熟练工干。农村少年看到那个火热的场景，便有点小激动，我挑着铁水欢快地在厂房里来来去去，小心翼翼而又健步如飞。那个时候，我不知道李白有一首《秋浦歌》其十四，否则，我会一边挑铁水一边朗诵：炉火照天地，红星乱紫烟，赧郎明月夜，歌曲动寒川。

然而，两天后，我感觉自己浑身不自在。回到家洗澡时，才发现身上长满了痱子，从脖子以下到大腿，密密麻麻布满了红色的小疙瘩。热水浇在身上，奇痒无比，想笑又想哭。

厂房背临龙池溪，前悬一条水渠。我干的活也不是连续不断，中间有几段休息时间。为了避开火热的厂房，我跑到外面透气，或坐在门前的木凳上，或坐在门后的石板上，敞开衣服散热。夜风轻拂，凉意抚肌，既解瘙痒之苦，又可一睹夜色。前有水渠淙淙之音若隐若现，如泣如诉；后有龙池溪哗哗之声随波传唱，如吟如歌。无意抬头一瞥，却见满天星斗，眼光变得贪婪，久久停留在夜空中。画面定格在封山和北门山之间，那是一块长长的夜幕，从光明乡延伸到石门岭。这块黑色的夜幕，缀满了光点，密密疏疏、闪闪烁烁、明明暗暗。我转动着脖子，从西北角向东南角缓慢移动，又从东南角移动回来，来来回回，眼睛却一眨不眨，就那样粘在星星上，大脑仿佛被掏空。那一刻，觉得自己特别留恋星星，脖子酸了没感觉，厂长出来叫我了才猛然惊醒过来。此后的每个夜晚，一个少年的剪影经常印在水渠边和龙池溪上，他忘了厂房里的酷热，忘了身上的痱子，也忘了生活的一切压力。

第二段看星星的日子是在高中毕业之后，生产队安排我到狮子寨耕山队。狮子寨位于古镛、万安和光明三个乡镇交界处的狮子山上，海拔有七八百米。我挑着行囊，跟随生产队里一个哥字辈的同伴，在“双抢”结束后，辗转来到狮子山上。一座破旧的土瓦房呈现在面前。同伴给我安置了睡觉的地方，口述了任务，让我对耕山队的活儿有了一个初步了解：耕种几十亩的山垅田、护理几十亩的桔子林、砍伐树木锯成木头或木料。次日一早，全副武装后，我便跟随同伴进入林区，他交代了砍伐事宜，我便挥斧放倒一棵栲树，接着把它锯成木头，折腾了七八个小时才把木头弄到堆放的场地。第一天，我就累成狗，晚上躺在硬邦邦和蚊子轰鸣的床上呼呼大睡。

几天后，我适应了这样高强度的劳作，晚上不再早早上床，因为自己读了一点书的缘故，对横七竖八躺在统铺上聊天、听收音机没有兴趣，而是一个人跑到屋外，端一把凳子静静地坐着。

四周一片漆黑，但天空却非常灿烂。因为在山上，视野相当开阔，除了往后看有狮子峰挡住视线外，眼前和左右则是一个宽广的天空。近处，繁星密布，层层叠叠，光影连成线，连成片，或浓或淡，或浅或深，特别亮的星星似乎有火光在隐隐跳动，如同摇曳在黑暗中的灯光。目光从中心向四周移动，星星渐稀，越远，星星越少，在夜空的边缘，那黑暗中的夜幕，与雾霭融为一体，分不清是天空还是紫烟。我的眼光在广阔的夜空时而驰骋，时而凝视，比较着哪颗星更亮，哪颗星更大，我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感知着闪烁的繁星。凉风习习，在那个海拔七八百米高的山脊上，布满星星的夜幕，如同房屋的屋顶扣在头顶上一样，离我是那么近，仿佛触手可及。那个时候，如果读过《夜宿山寺》，我肯定会吟诵道：危楼高百尺，手可摘星辰。不敢高声语，恐惊天上人。

夏末到初冬，只要不是下雨的日子，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土屋前看星星。对于回乡后的人生，我偶有思考，前途、家庭、婚姻，但我思考不出路在何方。就像我并不知道天上有一颗北极星，看星星就没有明确的方向一样。我最大的能耐就是接受命运的安排，和所有的壮劳力一样，砍伐、拉木料、收割秋粮、摘橘子、给果林除草。白天累一天，晚上看星星，看着看着，所有的劳累就消失了，杂念也没有了。这样的生活一直到冬天，在一次拉木头下山时翻了车，差一点把一条腿压断，我才离开狮子寨。

知道一些星座和星名，是在师范读书时，一位老师先用手指点星空：银河、牛郎星、织女星、北斗星、北极星，以及其他一些星座，让我们辨认，还用高倍望远镜教学生看。我抢不过同学，望远镜的边都没摸到。但并不遗憾，毕竟也知道了一些星星的位置。此后，我在仰视北斗星和北极星时，耳边会响起两句深情的歌词：“抬头望见北斗星，心中想念毛泽东。”在银河两岸找到牛郎织女星时，会幻想自己这个穷小子，什么时候也能遇到天上的仙女下凡喜结连理?想完，在心里对自己呵呵了两声。但那都是匆匆一瞥。那个年代，学习知识是一种潮流，一种方向，成为许多年轻人的追求。如同北极星，为人们指明方向。而我也一样，把大量时间投入学习中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，那些星星已经存储在我的记忆里，但银河以及两岸的牛郎星织女星的光不会消失，北斗星和北极星所指的方向永远不会迷失。

情感世界

父爱如山

●李应春

父亲的去世，留给我们无尽的思念。

父亲的一生，是平凡而又丰富的一生。作为一个农民，他一辈子都生活在偏僻小乡村，像所有南方农民一样，普普通通，默默无闻，平平凡凡地劳作，辛辛苦苦地生活，没有做出什么伟大业绩，也没有留下多少物质财富。他的一生是极为普通和平凡的一生，然而，他的一生又是极为丰富的。

父亲李作勋，字桃芳，1934年农历4月生于邵武市张厝乡李家山村，2024年10月9日在将乐安仁家中与世长辞，享年91岁。父亲一共育有六个子女，他就像大山一样，竭尽全力，无怨无悔，为我们奉献了一生，为我们提供了强大依靠，教我们如何做人，陪我们慢慢成长，帮我们成家立业。如今，父亲用爱浇灌的家已是四世同堂40多口人的大家庭。父亲一生搬了七次家，正如他自己所说，这七次搬家，是他经历国家巨大变革，感受沧海桑田变化的生动写照。从邵武李家山搬到将乐县洞前村，再到将乐安仁安福小区，既有国家政策的号召，也有天灾人祸的无奈，但总体是父亲一生追求美好生活，不断克服困难，不断改善条件，带领全家从穷困潦倒到幸福安康的最好见证。

父亲的一生，是勤劳而又智慧的一生。父亲出生在动荡不安的民国时期，成长在新旧社会交替时期，经过了“四清”和“文革”的洗礼，也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福利。我的祖父有五兄弟，祖父是五兄弟的老大。为了让一大家子过上更为富裕的生活，祖父充分利用家乡毛竹林资源丰富这一优势，建起毛边纸手工作坊，生产各种纸张。由于经营得当，经营规模不断扩大，到新中国成立前夕，祖父已有3家纸厂，招聘工人100余人，利润也不断增加。为了扩大再生产，祖父带领家族兄弟节衣缩食，不断购买良田和山场，逐步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大户。父亲作为家族的长子长孙，祖父对他寄予厚望，开始想让父亲学医，但父亲学过一段时间后，觉得自己不适合学医，于是跟随祖父学习造纸技术和经营管理，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，父亲都是当地的造纸能手，从事造纸工作。后来时代变迁，特别是文革以后，生产队不再生产手工造纸，父亲不得不转向农业生产。当时生产队凭工分吃饭，工分基本上是每个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，由于我们兄弟姐妹多，为了能多赚工分，父亲总是抢着去干些别人不愿意干的苦活脏活。可就是这样，一年下来父亲辛辛苦苦也挣不了多少工分，再加上僧多粥少，吃了上顿没有下顿那是常有的事。为了解决温饱问题，1969年，父亲带领全家从邵武李家山搬到将乐洞前村，开始了背井离乡的生活。直到1972年以后，全家生活才开始好转，基本不用饿肚子了。刚搬到洞前村时，我们一直借住在别人家里，1980年才开始建造自己的房子，改革开放后生活逐步好转，但由于要帮助子女成家立业，父亲依旧辛勤劳作，无怨无悔。2010年6月18日，一场天灾降临我们家，那天，暴雨雷鸣，山洪暴发，一场泥石流瞬间把我家房子夷为平地，父亲一日之间倾家荡产，好在政府及时相救，我们兄弟齐心协力，很快在安仁买了房子，让父母有了新家，从此过了几年安稳的生活。父亲就这样一次次跌入谷底，又一次次走出困境，创造自己希望的生活。父亲的一生是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、不辞劳苦的一生。在家乡那片贫瘠的黄土地上，一年又一年地收获着微薄的希望，吃的是五谷粮，喝的是枯井水，穿的是粗布衣，住的是木板房，典型的土里刨生活，并收获着苦和乐。

父亲的一生是善良而又受人尊重的一生。父亲爱学习，会动脑，喜欢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帮助别人。他少年学过一些医术，懂一些刮痧针灸技术，也跟祖父学过一些风水地理知识。村民如果遇到一些伤风感冒，脑疼肚痛等问题都会找到他，他总是义无反顾帮人应急处理。好几次，他都竭尽所能把村里人从死亡边缘给抢救回来。父亲会看日子，平时邻里乡亲有婚丧嫁娶或者建房一般都会找父亲，父亲也乐于帮忙。父亲一直认为，能帮上别人是一种善行和善缘，为此赢得了村里和邻村人的极大尊重。在父亲与疾病作斗争的这两年以及临终的最后日子，所有亲朋好友、街坊邻居都从全国各地赶回来看望他，为此，他特别感恩，他也毫无遗憾地安详地离开这世界。堂弟应金给予父亲很好的评价，“伯父一生智慧、勤劳，为家庭和社会作出了贡献。他善良慷慨，对我们家帮助很大，让我们铭记于心。”父亲用自己的行动引导我们：该怎样去做人和做事。

父亲的一生，是勤劳朴实的一生，是艰苦奋斗的一生，是光明磊落的一生，也是历经沧桑、受尽苦难的一生。

愿父亲在天堂一切安好！

心灵花园

烟头宇宙观

●林晓雪

露天大排档前，一点橘红色的亮光划出一道流畅的弧线，是流星闪过?是流浪数亿年的陨石降临?是几光年之外的星球爆炸?亮光坠落，残存的火光与地面相撞击，扬起尘土——一截的烟头尚未熄灭。

地面零零散散的烟头来自不同品牌，拥有不同的寿命，有的直抵尾端，有的只吸到半截。它们之间的距离不相同，看似无序，实则紧密关联。用直线连接，我惊奇地发现，它们就像散落在地面的星体，组成了一个个星座，营造了自己的恒星、星群、星云、星系、暗物质、暗能量、黑洞……构建了又一个宇宙。

我拿相机，对准烟头还在燃烧的部位微距拍摄。指尖般大小的亮光出现在显示屏上时，已是陌生的图像，像用朱磾绘制的抽象画，明暗不一的火光，相拥相连，一大片烟丝的繁杂经络脱颖而出。很快，黄色部分减少，红色部分缓慢加深，就要进入奄奄一息的状态。我对着烟头吹一口气，画面饱和度迅速变高，色彩有了变化。吹气更多的那一侧明显打起精神，跳跃着，伸展着，欢愉着，另一侧在其鼓舞下，注入新的能量，逐渐苏醒。

图片放大，再放大，屏幕上显示的画面让我惊叹不已。这多像宇宙之网局部图啊?由众多星系和星云串联起来的丝状结构，包括大部分星系，连银河系也不例外，诞生于其中。那橘红色的亮光来自数十亿个先前看不见、未被发现的矮星系。科学家们通过极大望远镜观测了近一年，又花了更长的时间处理数据，才发现了宇宙网的痕迹。而我，好像就这么轻易捕捉到了。

那些烟头，被人亲吻，也任人踩踏，可以横卧于簸箕，也可以耸立在烟灰缸。它们才是“胸怀日月，满目星辰”的存在。我观察过它们落入地面的那一刻，带着火光的，是由氢气组成的发光“宇宙网”，已经熄灭的是藏匿着由“暗物质”组成的黑暗“宇宙网”，随时被风卷走的烟灰，也是由古老的类太阳恒星在即将死亡之前的阶段产生的。如果恰好遇到易燃易爆物品，这是两个星球的撞击，神圣而千钧一发。它们和很多天外来物一样，通过陨落来到人世间，聚集地面。

烟草残留物停留在物体表面，不断堆积，无法用开窗通风的方式清除。它们通过皮肤、呼吸道进入身体，我浑然不知每天会接触多少。每天又有多少来自宇宙的中微子从我的身体穿越，不分昼夜，每时每刻以千万亿为单位，大量穿越，我毫无察觉。燃着的烟头藏着星际光芒，是人类与宇宙融会贯通的一个佐证。如果没有宇宙，没有超新星大爆炸、伽马射线暴等顶级能量暴，谁会知道竟有如此多的子弹击中我的身体。如果没有与烟头相遇，我怎会知道，身体就是个宇宙，你看：耳蜗和螺旋星系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螺旋形状，细胞膜和中子星的外壳有相同形状，静脉网络和闪电分支的几何形状相似……记忆是炽热燃烧的星球，每秒以数千公里的速度，冲向大脑，产生湍流和冲击波。我无从知晓，它是气体物质燃料殆尽，走向了死亡，还是变成白矮星、中子星或者成为一个黑洞。它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如烟火般缥缈。

烟头依旧在燃烧，一如夕阳西下，阳光在收敛，红日在撤退，另一些事物，兀自明亮。

草堂笔记

秋色，长天

●暮小栖

四季里，我独爱清秋。尽管春有百花映红江山丽，夏有清风朗月不觉晓，冬有寒梅飞雪万里飘。然，只念起秋这一个字，我便甘愿做它唯一的听众。

古人说“秋水长天”，大概是说它的色，有青山隐隐，有白水茫茫；又或许是说它的音，有木叶吹箫，有秋雨鸣笛。

秋是写在青山上的诗行，是卧在泉水里的乐章。欧阳修在《秋声赋》里曾言，“盖夫秋之为状也：其色惨淡，烟霏云敛；其容清明，天高日晶；其气栗冽，砭人肌骨；其意萧条，山川寂寥。故其为声也，凄凄切切，呼号愤发。”每逢入秋，总喜欢去山林里走走，仿佛这样就能修一颗诗心浪漫，如此，看到松风会吟一句“风声一何盛，松枝一何劲。”；看到萝月，会唱一曲“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”；看到旷野梳妆，会颂一句“空山新雨后。”；听到流水抚琴，会念一句“清泉石上流。”我陶醉在这样千里烟波楚天阔的清秋里：躺在木兰花开过的山岗听清泉流过的竹林，像是风拂过树叶时，鸟儿在拍它们的翅膀；静坐在晓风处，依偎在杨柳岸，那感觉，如同孩提时我们的小手温情地深入母亲浓密的发丝中。

秋是十丈枫红隔花遇水的乌衣巷，是天街月色凉如水的清平乐。陶渊明“榈庭多落叶，慨然知已秋。”道出了落叶知时的韵脚。杜牧的“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写尽了秋天的色彩：枫叶流丹，满山云锦，层林尽染，嫣红惹眼，堪比江南二月的春花还要火红，还艳丽！此时，如若飘几滴小雨，一定比陶潜在南山等白衣送酒更悠悠我心。如此，秋叶写给云水间的情谊，才能从浅写入深；秋歌写给清平乐的曲调，才能从长空落落写到蒹葭苍苍；清风把酒话桑麻的期约，才能不负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”

秋山，秋水，秋叶，秋雨，是这个季节放养在湖水里的一群白云，安静怡人；是光阴馈赠于我们的美好，是岁序蕴藏的日历，告诉我们激越之后要懂得收敛锋芒，安恬自我；跃跃之后要学会秘而不宣，暗哑独行。

秋夜小记

●吴馨怡

秋分时令一过，三明学院的空气里便不露痕迹地弥散着薄薄轻寒。相较往年横亘在季相里的燥热状态，这突如其来的嬗变，预示着今年秋季里的凉意似乎比从前降临得更早些，让人有些遽然。

或许是这不经意的寒意，一俟傍晚，三明学院的西门便有些荒芜，人烟稀少得很，全然没了先前夏季里那般的喧闹。唯有路边的街灯，兀自散发着泛黄的清辉，冷峻地照着寂寥的路上，让校园里原本寒窗寂寂的日子更显出几分萧索与安宁。

然而，我却喜欢眼前学院小径上四下无人的温婉与宁静。尽管已过中秋，行道上的乔木与绿篱的冬青树不舍更妆，依旧是一派绿意盎然的明媚打扮，在街灯昏暗的光晕里，明明暗暗、高低错落、层次分明，舒展着南国特有的葱郁。

时而，在路的尽头，一个怀里抱着厚厚书籍的女生，正孤零零地快步穿梭在明灭的暮霭里，秋风吹拂着乌黑的秀发，桔色街灯的余晖镀上她稚气的脸庞，于是，这秋景便有动感，宛如秋水伊人般柔美，摇曳生姿，暗香浮动。偶尔，一对恋人缓步相偎在秋夜的小路上，那洋溢在彼此眉角间相视的笑意，也毫不吝啬地投射在斑驳的灯影里，与那对越拉越长的身影一道温暖着秋的夜色。

此时，天色将暗未暗，层叠的云翳，黛色的远山，清冽夜色里若有若无的蛙鸣虫唱，教学楼漏过树隙的三两盏灯火，它们相映成趣，朦胧秀美，都让这慵懒的秋夜极尽浓情缱绻的诗意，让人不禁想起杜甫的诗来：“渐知秋实美，幽径恐多蹊。”

徜徉在学院小路上，于翰墨书香里，体味着时节里妖冶却不张扬、温婉透着宁静的美，不由不让人心生欢喜，难以自抑，陶醉其中……

我爱这秋夜里的宁静景致，更爱这时节学院里散逸的诗书氛围。